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55
4

四



文庫11
D 55
4

柳田泉文庫

48-11087

010190551267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鎮洋畢氏校本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疆愈恐益愈凡大者小鄰國也疆

者勝其敵也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疆者疆以克弱故能勝其敵也勝其敵則多

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懼惡得

不恐惡安也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於達思窮顯不於得

思喪喪也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

呂氏春秋卷十五 慎大覽

事也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墮桀為無道

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為天下顛恐而患之顛驚

也言者不同紛紛分其情難得紛紛殺亂也分分恐

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無道之威以致滅亡

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眾庶泯泯皆有遠志

忠而桀殺之故眾庶混莫敢直言其生若驚驚亂貌民

混然亂有遠志離散也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患憂也心懼盡見誅

生也舊校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故同憂也不周於義

而將背桀愈自賢矜過善非其所行者非而反善也主

道重塞國人大崩崩壞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

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故由

揚言而親自射伊尹示伊尹有罪而人令夏信之也○

梁伯子云曠空也或云是曠之訛言其猛不可附也古

不信故親射之諸子書有言尹與末喜比而囚夏者此

出戰國荒唐之言觀此下云若告我曠夏盡如志又云

往視曠夏聽於末嬉云云亦即此意是明明以伊尹為

也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亳湯曰桀迷惑於末嬉

好彼琬琰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琬琰美玉也

書紀年注云后桀十四年命扁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

人曰琬曰琰后愛之無子斲其名於茗華之玉茗是琬

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日妹喜以與伊尹交遂以人

夏今本紀年未有訛字此參用馬驢所引文據此則琬

琰不但為不恤其眾眾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

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卒盡也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

盡如詩也詩志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

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

有日兩日相與鬪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

商涸旱也涸枯也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

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

為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柰何湯立為天子

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疇畝也商不變

肆安其所也親鄰如夏鄴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

戎殷禮記中庸作壹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

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

之賢世世享商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轡命封黃帝之後

於鑄鑄國名也樂記云封帝堯之後於祝鑄與祝聲相

訓治工之鑄器注云鑄讀如唾祝之祝祝不讀如字周

禮瘍醫注云祝讀如注病之注則知鑄祝同一音也

封帝堯之後於黎帝之後於藺黎與藺聲亦相近此皆

互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轡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

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武王乃恐懼太息

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亾故又問眾之

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盤庚太甲後十

七世祖丁之子殷之中興王也故欲復行其政也○注十七世當作十五世武王於是復盤

庚之政不違民欲發巨橋之粟巨橋紂倉名賦鹿臺之錢以示民

無私鹿臺紂錢府賦布也私愛也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分

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已不責彼也振救也矜寡孤獨曰窮無衣食曰困○救罪疑是赦罪謝云棄責即左傳所

云已責責古封比干之墓以其忠諫而見殺故靖箕子

之宮以箕子避亂作狂而犇故清淨其宮表商容之閭

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故表異其閭里士過者趨車過者下過商容之里者趨車載者

也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諸侯與謀委質於武王之

諸大夫賞以書社大夫與謀為國以書社也庶士施政去

賦施之於政事然後濟於河○舊本濟於倒從釋史西

歸報於廟還濟孟津河西歸於豐鎬報功於文王乃稅

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稅釋也華山在華陰南西嶽也桃林秦晉之塞也蓋在華陰西

長城是也馬弗復乘牛弗復服○舊本作牛弗服今釁鼓旗

甲兵殺牲祭以血塗之曰釁鼓以進眾旗軍藏之府庫

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

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至德武王勝殷得二

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書

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

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新序雜事子不聽

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

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終吉愬

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虎尾終必吉

也喻二虜見於武王有履虎尾之危以言所知武王拜

謝云引易以戒人君豈為二虜哉注非是趙襄子攻

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

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子謁告也今盧奴西山

百二十一皆作左人中人淮南道應訓作尤人終人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

曰一朝而雨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列子今君有憂

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長不過三日三日則飄風暴

雨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則仄故曰日中不須臾○舊

一日之中不過頃刻即過耳一作焱風案日中不須臾謂

列子說符篇飄風暴雨下有不終朝三字則日中句當

如注所云耳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言無積一而兩城

下亾其及我乎傳曰知懼如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昌盛也○案孔子卒時簡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

為亾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持猶賢主以此

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亾卒

也○舊校云 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
取一作敗 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有以力聞勁疆也孔子以一手
不有以有力聞於天下○此殆即孔子之父事也左氏
襄十年傳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邾人紇
挾之以出門者非孔子也注顯疑本是翹字 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有
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為攻宋之具墨子
人使攻宋之城何為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
臣請為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又令公
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不有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
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也○案墨子
書本七十一篇今缺者十六善持勝者以術彊弱
篇注未聞也舊作聞之誤言能以術
彊其弱也○舊校云一本作善持勝
者不以彊弱案列子作以強為弱

慎大覽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 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
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成也 故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
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襄王與晉厲公
戰於鄆陵荆師敗襄王傷晉大夫呂錡射襄王中其目故曰傷 臨戰司馬
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擗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黍○梁伯子云
內外傳韓子十過飾郭二篇漢書人表並是穀陽而史
記晉楚世家淮南人問訓說苑敬信篇與此並倒作陽
穀案黍酒是釀黍所成者說文醕黍酒也注非十過篇作觴酒飾 子反叱曰訾韓○
非作 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卻也說○

呂氏春秋卷十五 權勳

苑作酒也是

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

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絕止

戰既罷龔王欲

復戰而謀

○飾郭篇作而謀事

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

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

幄帳也

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

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

社稷而不恤吾眾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

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

也○十過篇作不以離子反也飾郭篇作非以端其心

以忠也忠愛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

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

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

垂棘

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為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

獻公曰夫

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

吾幣而不吾假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

必不吾受也

○舊校云一作必不敢受也

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

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

阜

也君奚患焉

患猶難也

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

庭實

為虞庭中之實

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

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濫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

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

是也車可也輔頰也車輔相依憑得以近喻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竭

也○梁伯子云案左傳唇亡齒寒之語戰國齊趙策俱引之而韓策作唇竭齒寒注揭猶反也揭字似勝亡字

莊子胠篋篇作唇竭此與淮南說林訓亦竝作竭疑皆因揭而誤也夫虢之不亡也恃虞

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

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

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報白獻公

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

也殘害也中山之國有瓜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瓜繇

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酋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瓜繇本作夙何此瞻云當作瓜梁仲子云韓非說林下

作仇由戰國西周策作公由史記樛里子傳作仇猶索隱云高誘注國策以仇猶為公由說文繫傳口部召云

呂氏春秋有召猶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瓜繇之

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

○左氏僖四年傳公孫支對秦穆公曰臣聞之唯則定國下兩引詩則知此語是逸詩也我胡以得

是於智伯赤章蔓枝瓜繇之臣也○我胡下夫智伯之

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

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

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置赤章

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

而行山中道狹故斷至衛七日而瓜繇智伯滅之○韓非作至於

齊七月而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瓜繇之說

塞矣塞不行也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

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

趙也○梁伯子云時攻齊者尚有楚高氏因本文五國故不數楚然非也齊使觸子將以迎

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也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訾

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若壘剗滅也若汝也壘冢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燕軍必

剗滅汝種類平掘汝先人之冢也觸子苦之苦病欲齊軍之敗於是天

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卻之卻一作退卒北北走也天下兵

乘之乘猶勝也○案乘猶陵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

聲一作問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也帥將也以軍於秦周

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也請金將以賞有功也齊王

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惡能給若金給與也

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奔也莒邑也燕人逐北入

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藏所在此貪於小利以失大

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潛王貪金不給達子以失國乃大惑者也

權勳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句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傲也富有天而不驕夸夸詭而自大也卑為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懼懼懼也猥乎其誠自有也自有有道也猥即懇字舊本作狠詛今改正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桀乎其必

不渝移也

桀特也渝變也移易也

循乎其與陰陽化也

心之堅固也

恩恩明貌

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

空空慤也巧故偽詐迷

乎其志氣之遠也

志在江海之上

昏乎其深而不測也

測盡也言深不

可盡○正文也字舊脫案當有孫云李善注文選曹子建雜詩引風乎其高無極也疑此處脫文

確乎

其節之不庫也就就乎

就就讀如由與之與○注由與即猶豫案爾雅釋獸釋文猶羊

周羊救二反字林弋又反此就字讀從之也

其不肖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

鵠讀如浩浩昊天之浩大也

假乎其輕俗誹譽也

皆謂體道之人也以天

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

宗本也

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

窮極也

精充天地而不竭

充實竭盡

神覆宇宙而無望

四方上下曰宇

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日宙言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其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畔也道不可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得知也其大無外其小

無內此之謂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士有

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

則近可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滿之色則堯不

以帝見善綵北面而問焉善綵有道之士也堯不敢以

子作善卷堯天子也善綵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

綵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堯論其德

行達智而弗若若如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

公其孰能禮賢孰誰也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

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

甕牖以破甕蔽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武王遂之而

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奉抱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

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從者

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

止矣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驚亦其

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

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新序雜事五作五往而後得

見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

滅內行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也猶尚子產相鄭

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喬也左傳作僑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

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弟子坐以齒

其相之寵於壺丘之門外不以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

加於坐也故曰倚其相於門也遺猶舍也鄭國北迫晉南近楚爵則伯也賦千乘耳

而云萬乘復妄言也注遺猶舍也舊作全也詆今

改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

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推其志行其唯子產乎唯獨也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

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

也舉猶取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倦罷也反見翟

黃踞於堂而與之言反從干木也翟黃不說以文侯敬干

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肖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

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祿也又責吾禮無乃難

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肖受實者其禮之禮敬也禮士莫

高乎節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

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

子賞文侯以上聞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

國策史記皆不見文侯勝荆齊之事上聞舊本作上卿
訛案史漢樊噲傳上聞爵如淳注引此語作上聞張晏
曰得徑上聞也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今史記多訛為
上聞唯索隱本是上聞又引此作上聞云聞音中間恐
也訛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
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

徒徒黨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今雖未

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此趙

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仁義束脯以食翳桑之餓人以免靈公伏甲之難

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

昭文君周後所分立東周君也賓禮張儀欲與分國張儀重之

於秦秦尊奉之故曰所以顯也注孟嘗君之所以卻

荆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養客三千人行仁義而彊故荆兵卻偃不敢攻之

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

由也古立功名安國免身無咎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

堪樂也樂士當以此仁義之道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

驕恣屈而有之也○孫云堪士疑是澁士舊校云屈一

有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之下○後漢書趙壹傳注云翳古委字淮

食鬻而舖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

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

於此羞於行乞自憎至此也。注謬憎。宣孟與脯二胸

○舊木作一胸案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初學記二十六及趙壹傳注俱是二胸今據改正拜受而弗

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御覽八百

請持二字初學記後漢書注將亦作持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也。斯猶盡

大雅皇矣篇王赫斯怒鄭箋云斯盡也釋文鄭讀斯為賜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

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

之因發酒於宣孟發猶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

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

輿輿車也敎宣孟使就車也吾請為君反死也反還宣孟曰而名為誰

而汝反走對曰可以名為臣軌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

死○梁伯子云桑下餓人是靈輒鬪死者是提彌明此

水經注四亦誤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案墨

篇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翟氏灑謂逸周

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語當即此禽艾但二語尚未見

所出此德幾無小猶所謂惠不期多寡期於當阨云耳未知禽艾之言意相同否得與德古字通用宣孟

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

侯于城此周南之風免且之首章也言其賢可為公侯

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大雅文王之三章也文王以

去患也。○注首九字舊本多缺依朱人主胡可以不務

本補又造周二字亦脫今案文義補也。博廣博則無所遁矣

哀士也。哀愛士其難知唯博之為可也。博廣博則無所遁矣

也。遁失張儀魏氏餘子也。大夫庶子為張將西遊於秦過東

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孫云文

選袁陽源詩荆魏多壯士李善注引此作壯士御覽四百七十五同

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

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舊校云或一作嘗嘗猶

也。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

北面再拜。拜昭文君之言也。張儀行也。昭文君送而資之至

於秦留有閒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稱王也說張儀而相之張儀

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恩也。周于乘也重過萬乘

也。張儀重之。令秦惠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王嘗為御韓

王為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昭文君御韓王為之右也。名號至今不忘此張

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涪于髡為齊使

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齊策禮

貌作體貌謂涪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文無以復侍

矣。文孟嘗名也侍侍見也。○侍涪于髡曰敬聞命矣至

於齊畢報。反命畢也。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護以而

呂氏春秋卷之十五 報更

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

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衍下薛字齊策作荆固而攻之清

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

也威王之子知猶發也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

之由是薛遂全顛蹙之請坐拜之謁○坐拜策作望拜雖得則

薄矣薄輕少也○得舊訛作薄今從策改正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

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危厄策作隘窘豈用彊力哉彊

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報更謂王衡而薛之說也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

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

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勁彊也以制

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加益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

也所因便也惠盜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警欬○舊本訛作惠盜見

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今據列子黃帝篇淮南道應訓及李善注文選謝惠連詠牛女詩所引改正疾言

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惠盜者宋人惠施族

也康王宋昭公會孫辟公之子名侵立十一年僭號稱

王四十五年大為不道故曰宋子不足仁義者也齊湣王伐滅之○正文也不說三字舊本作而無今從列子淮南改梁伯子云注名侵當是偃字之訛四十五年與

禁塞篇注四十七年又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益對曰臣

異其實六十年也有道於此勇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

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王曰善

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益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

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

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益曰夫

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

志也本無有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

也惠益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

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

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居四累之上大王獨

無意邪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四分之上

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邪四累即指上所言層王曰

此寡人之所欲得欲得人愛利也○正文句惠益對曰

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孔丘墨翟無

地為君以德無官為長以道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

舉踵而願安利之延頸引領也舉踵企望之今大王萬

乘之主也誠有其志有孔墨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

呂氏春秋卷十五 順說

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過於孔墨遠猶多也宋王無以應應答惠

益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

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猶便也因則貧賤可以勝富

貴矣小弱可以制彊大矣惠盜是也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

田贊齊人也補衣弊衣也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

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

甲鎧也此惡衣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

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御覽三百五十六引疊一貧字今大王

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取也

意者為其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

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隳壞也刑殺也其名又甚不榮兵

人以逆名不得為榮意者為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不

財寶也為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人亦必謀害之傳曰晉侯誣人人亦誣之其此之謂也苟慮危人

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其為事如此甚不

人則一作久則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危臣為大王計無取此二者也荆

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若

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荆比之偃息故曰未

知誰賢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

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輓其車以送之也。○意林作皆謳歌而引車御覽五百七十一

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

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

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為唱歌歡之令走也。○注歡之疑當作勸之

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以用此術道也是用

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難與致於王也

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必得也其人事

則不廣廣博也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

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

名曰蹶○說苑復恩篇作蹶爾雅注同淮南道應訓作蹶鼠前而免後趨則踰

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爾雅作距虛說苑作巨虛淮

南作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

其所不能也託寄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

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

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

公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

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

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一公子

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

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

固難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也慮謀若是而猶不全也其

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

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

二京古者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甯越謂孔

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言

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梁仲越子云孔叢論勢篇以歸尸為子順語餘亦小同大異

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莎隨猶相守不進不郤舍延

尸軍行三十里為一舍郤舍彼得尸而財費乏○七字舊本訛

在上句中又乏作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

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以孔

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其尸為京則

敵人也我緩之使得收而彼不收甯越曰戰而不勝其

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

三民以此三者怨上○舊校云止無以使下無以事

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

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

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

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

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

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

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

矣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

中之戎舊校云與一作興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母

弟叔帶之難出奔在鄭晉交納之於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維陽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

之地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遂霸諸侯

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

出亾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耶管子

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

子死豎刀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為齊

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禮國之本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日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

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舜一徙成邑再

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

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而堯授之禪位因人

國之害也成國成于乘之國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

之心也授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人皆喜之故曰因人之心也

因民之欲也傳曰眾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眾曹

也。案周語下洽州鳩對周景王曰民所如秦者立而

至有車也立猶行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古者車皆適越

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秦越遠塗也也淨立安坐而至者

因其械也淨正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反報岐周曰殷

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邪也慝惡

之忠良黜遠之也而皆進用故曰勝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

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謂箕子武王曰尚未

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

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武王曰嘻遽告太公

遽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暴賢者出走命曰崩

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謗王

殺之乃不敢言而道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故選

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

呂氏春秋卷十五 貴因

期甲子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

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

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

曰竭至竭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

是報矣報白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

武王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

之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

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

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

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

欲己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

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適合武王不耕而穫不耕而穫不戰

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

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亾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

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

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

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

此殷之所以亾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

知四時因也

○舊校云一本此句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治萬事因也十一字案此淺陋必非本文

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

○舊

校云一本作

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

墨子好儉非樂

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

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南

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子所不者

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為諡諡法

小心畏忌曰釐若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聩過宋

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殺推此言之不

得諡為釐明矣○梁仲子云淮南秦族訓云孔子欲行

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

而欲通其道語義政合此似有脫誤然此皆戰國時人

所為也注過宋野舊作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

于野訛今依左傳改正

貴因

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

因則成故曰功專則敗故曰拙

因者無敵

因民之欲道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注道舊作遵上文道彌子瑕舊校云道一作遵案皆訛今改作道

國雖大民雖眾何益民雖眾多不能使之不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

胡何也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人或益之人或損

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

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東夏東方也命令也故古之

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舊

校云合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異舊

一作同本異上亦有欲字係誤衍李本無今從之口悞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

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

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故事也先王之法

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

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

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舊校云擇一作釋先王之所以為

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而已亦人也故察

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

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

見○案意林無益字故審堂下之陰陰日夕吳也○注夕吳疑

衡演連珠引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

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鑊之

味一鼎之調調和也○一脔舊本作一脔訛盧云脔與

上今案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子虛賦有脔割輪焯之語

集解引郭璞曰脔音鬻李善注文選亦同又漢書相如

傳師古曰脔與鬻同今定為脔字意林及北堂書鈔百

四十五御覽入百六十三皆作一鬻他書亦皆作一鬻

知一鬻者少矣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澠水○舊校云澠一作灌

澠水暴益暴卒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

呂氏春秋卷之五 察今

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施表時水可

也涉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

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澹水而不知

其長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虧毀也而曰此先王之法

也而法之以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

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

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

為殤子矣嚮曩也未成人天折曰殤子也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動作也

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不敢議

法者眾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守下亦當有法字因時變法者

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

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鏌鋣良劍也取其能

斷無取於名也故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騫千里

曰不期乎鏌鋣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

涉江者涉渡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

之所從墜遽疾也疾刻舟識之於此下墜舟止從其所

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

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為治也與此契時已徒矣舟求劍者同也

而法不徒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任也荆國之為政有似於此似此悖也

察今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總校王詒壽分校 金肇麟 許德裕 校

呂氏春秋 第十六 鎮洋畢氏校本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亾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子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案子華子神氣篇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地從於城城不下城從於民民不潰民從於賢賢父處邪狄人攻之杖策而去邑城不壞民從於賢賢父處邪狄人攻之杖策而去邑從賢也。所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也下文故終古向塾屠黍諸人亦是說在下之賢人注尚末切

呂氏春秋卷十六 先識覽

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

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孝經曰非

見之也以德化耳故日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

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

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

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知

之必也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

出亾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

辟逐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姑息之臣而與近之。案尸子曰棄黎老

之言用姑息之語注云姑姐已為政賞罰無方方不用

法式殺三不辜剖比于之心折材士之股刳孕婦而觀

注改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國在晉太史屠

豸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

周屠豸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

苑權謀篇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亾周敬

五世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

威公為桓公對曰晉先亾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

曰是何能為

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其宿度也而云是無能為也。說苑作多不當

日是何能然

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

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

不知所以也故臣曰晉先也居三年晉果也

屠黍居周

也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

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

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

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

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夜注不足

續以晝日。切倚淮南齊俗訓作切倚注倚足也說苑同

康樂歌謠好悲康樂也安注酒之樂

樂極則繼之以悲也。康樂上說苑有淫昏二字

其主弗知惡此也國之風也

風化也

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也威公又見屠

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

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

二人賢者也。

義蒔說苑作錡疇

得史麟趙駢以為諫臣

二人直人。說苑作史理趙駢

去苛

令三十九物

事物

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

其尚尚也

舊本君下衍子字今從黃氏日抄所引去之說苑亦無

曰苑無臣聞之國之興也

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

極

國之也天遺之亂人與

善諛之士

諛諛也。次遺字舊核云一作子

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周

乃分爲二下棺置地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重也周

鼎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

廣雅釋言云更償也爲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

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仕又

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

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說苑作莫之必忠則言

必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

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

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無幸舊本作無幸誤今從本

生篇改正說苑亦作毋幸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

必不亡矣更猶革也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

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

上未有益也中山五割地與趙趙卒亡之齊悉起軍以

距燕人於濟上燕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保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修

割地與趙弃民於燕不能自衛而眾破亡故曰造其所以亡也

先識覽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

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

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其為賢

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故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此治世之所

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故王者不四霸者不

六亾國相望因主相及言不絕也得士則無此之患無亾囚

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封建此疑比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

雖存皆嘗亾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

世沒世為世。疑是沒身為世賢主時以其亾其亾為憂也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

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

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周

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不如吾者舊本作吾不如者

誤今從意林改正大戴曾子制言中盧注亦作不如我者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

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

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土上上

也位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子既廢天

子舊本作天下訛此段與前謹聽篇同彼云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

則彊者勝弱者暴寡以兵相剗剗不得休息而佞進

佞詔者進而升用也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故欲求有

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

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說見謹聽篇盧云說文茲黑也引春秋傳曰

何故使吾水滋今左傳作茲則茲乃遭紂之世也故文

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

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

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有道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

可盡也可盡得而用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

君子也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

人累之名為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罪○累新序節士篇作纍即史記所云在縲繼中也

晏子曰謏遠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

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舊校云

交一後人注邪字於旁以代音而傳寫遂誤入正今免于於患吾於子猶未邪○舊本下復有一也

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

也○案史記晏子傳載石父之言云方吾在縲繼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而已而無

禮固不如在縲繼之中如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

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晏子雜上篇嬰聞察實者

不畱聲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觀行者不譏辭欲觀人之

實不復畱意考其名聲也

至行不譏刺之以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弗棄也越石父

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敬客俗人有功則

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厄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

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晏子新序令功俱作全功子列子窳容貌

有饑色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客有言之於鄭子

陽者子陽鄭相也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舊木列禦寇上衍

一子字案列子說符莊子讓王俱無子字新序作子列子固寇居君之國而窳君無乃

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

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

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

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

曰舊校云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

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莊子作至其罪我也又且

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

列子同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受人之養而不死

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

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

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

孔子曰齊觀其所取此之謂也。遠疑達字之誤。

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謂目本

非有異其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瞑士未嘗照

故未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見接無由接而言見說。誣讀

之誣億不詳審也。舊本說作誣段云當作說說文說

夢言也從言亼聲正如亼無荒懈通用故可讀誣又惠

氏於左氏襄十九年傳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

智同。當一作同智也。亦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與謂能智

者其所能接遠也。智者達於明見未愚者其所能接近

也。愚者蔽於明禍至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

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雖子貢辯敏無由戎

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為作也莽莽

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壤壤猶養

治之莽莽均長貌。注不明壤壤紛錯之貌史記貨殖

傳天下壤壤皆為利往此指麻之未治者戎人見其紛

亂難理言孰有如此而可以成故亼國非無智士也非

無賢者也。謂雖有賢智之士不能為其主無由接故也

無由接之患自以為智。舊校云為智必不接今不接

而自以為智悖。悖惑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

無以接李本作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言

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故不聞亡國危君也桀紂所以國亡身滅不自知不智故也管仲有疾

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病困將何以教寡人管

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

之於君無有載藏之於心也行謂即世也亦當輸寫所知使君行之無有懷藏埋之地中今臣將有

遠行胡可以問言不足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

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啓方遠猶疏也無令相近

豎刀舊本作豎刁字俗刀亦有貂音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慊猶快

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

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之何能有愛於君公又曰豎刀自宮以

近寡人宮割陰為奄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

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

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魂下人病也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

命也苛病失也精神失其守翹翹鬼物乘以下人故曰失。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作苛病本

也觀下文守其本之言似本字是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

將以此無不為也為妖惑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

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

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

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
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謂仲父言盡可用乎於

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

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

通人矯以公令令矯公命為不通人之命。注矯公二字當在令命之下蓋先以命釋令也

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

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飲食與公公曰何

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此十三易字疑衍文

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

所得無使得飲食也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二十五家

也四十社凡于家以降歸于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

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

而絕乎壽宮蒙冒也袂衣袖也以衣覆面而絕壽宮寢堂也蟲流出於戶上蓋

以楊門之扇楊門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舉喪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不欲人見故掩以

扇也楊門之三月不葬。史記齊世家正義引作二月不殯此不卒聽管仲之

言也舊校云言一作敗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輕易無由接見

也疑見字無由接固卻其忠信接知也卻不用。案固與故通用劉本作見字

屬上句非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所貴謂豎刀易牙常之巫衛公子啓方之屬也

知接

四日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尺曰尋。極意林作及。是何

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為道雖

精不能見矣精微也。故箕子窮于商為紂所困。范蠡流乎江越

王句踐滅吳雪會稽之恥功成而還輕舟浮于江而去也。孫云離謂篇云范蠡子胥以此流意少伯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不知所終傳聞異辭遂有流江之說歟。

盧云案賈誼書耳痺篇建寧本作范蠡負室而歸五湖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潭本與流江之說頗相似疑當時相傳有此言也。昔秦繆公與師以

襲鄭不鳴鐘鼓密聲曰襲。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

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三十里一舍。皆以其氣之趨與

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趨壯也故進能滅敵去之能疾也。

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絕

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必不能以克故曰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重深。戒其勿輕易。

也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

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

也。案左氏蹇叔之子與師則必非三帥明矣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孫云

均屬傳訛。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師必於殺殺澠池縣

西崤塞是也。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

之易識之易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

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

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

死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過周周今河南城所謂王城也

王時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周大夫要微也曰嗚呼是師必

有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

也周家所封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梁仲子云左傳

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衿服回建左不軾而

右之衿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衿服回建者兵車四

左傳之均服舊本作初服訛回建注所釋殊不明此似

言車上所建者考工記有六建謂五兵與人也君不載

以下字亦多訛竊疑右之超乘者五百乘本連下為句

高氏誤分之時秦伯不自行亦不當言左君位也蓋將

在左御居中御主車可不下今左并不超乘者五百乘

軾右既下復超乘以上與左氏傳微異超乘者五百乘

○左傳作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巨踊車

為天子禮故曰力多而寡禮注巨踊之巨當從左傳

距躍曲踊之距車中如何跳踊左傳所載左右免胄而

下為是蓋既下而即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准

南人閒訓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

矣此必襲鄭遠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擅

君命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

士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

賈之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

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術也視也於東邊

侯暗之道侯視也暗晉國也。案李善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此作使臣無人字舊本暗訛作

晉注亦訛今從善注改正而刪去舊校一作暗注亦同六字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

之地舊校云入一作以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

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

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盛還師去之當是時也

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之子驪曰秦師不

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

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

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彊也彊弱

舊本注又有一作若是而弗擊不可大彊十一字乃校者之辭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

而許之先軫過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

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也哭以說於眾曰天不為秦國使

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

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殽之敗也故曰智不至也智不至則不

信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過師必於殽繆公不信言之不

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反敗殽也穀梁傳曰匹馬隻輪

呂氏春秋卷十一 悔過

無反者從蹇叔言信生也。○首句舊多作而言不可不信。今從朱本改注。末句詛當云從不信蹇叔言生也。故不至之為害大矣。師敗帥執故害大也。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也。始首也。而可以樂成功

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麋裘而鞞投之無戾鞞

而麋裘投之無郵。孔子衣麋裘投棄也。郵字與尤同言投棄孔子無罪尤也。○驚蓋魯人名

孔叢子作蒟御覽同鞞字舊訛鞞案當作鞞與蒟鞞絃字同孔叢子陳士義篇正作蒟用三年男

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舉取也。

也。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邁也。○盧云踰當本是喻字言大智之用固不能使人易曉

也注就詛文為釋非是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也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

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

我有衣冠而子產恥之。○左氏襄卅年傳恥作褚同盧云案周禮廛人注褚藏釋文云

本或作恥或作褚梁仲子云一切經音義四分律第四十一引傳亦作恥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與猶助也左傳曰鄭子產作賦國賦國人之誦之此之謂也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

有田疇而子產殖之也。殖長也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也。誨教也

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也。嗣續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

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誹訛仲尼子產之時二君因不復

用則二國亦無用賢聖之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必無所能為也

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不能有為也雖施二人罪罰於民意亦

可○注施舊作此訛案王肅注家語正論解施生施猶行也行生者之罪也杜預注昭十四年左氏傳亦云施行罪也

今改正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

二君者達乎任人也任用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

之安習夫開善豈易哉開通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

人主賢也聽無事謂民謫子產孔子無用之為事也乃賢主所以為事也謫之無治也又賢主能聽

之故曰聽無事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為將以伐中山已得中山

還反報文侯報白有貴功之色舊校云貴一作責虛云疑是負功文侯

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

兩篋以進秦策作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

也難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

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論士議士也中山之

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以為己功

方寸之書則亡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耶

中主之患不能勿為而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無為耳中庸之主不能

無為故不可凡舉無易之事舊校云氣志視聽動作

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為哉皆壹於為則

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王得商故曰

立功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越王句踐破吳於五湖故曰能報其讎也

以小弱皆壹於為而猶若此又況於以彊大乎湯武以百里越

王臣事吳王夫差為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為羣臣

祝令羣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惠王之子也祝願也史起興而對曰

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

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

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

者之為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歟孟子曰王曰皆如西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

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不西門豹弗知用是

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伯子梁

云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後漢書安帝紀初元二年修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田水經濁漳

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鄴呂氏所言不足據漢書溝洫志乃誤仍之左太冲魏都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

後斯得其實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

可以灌鄴用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

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

寡人盡聽子矣聽從也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

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

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為

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梁○案漢書溝洫志民歌之

日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千古鳥鹵兮生稻梁數字不同使民知可與不可

則無所用矣○案無所用下似脫一賢字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

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

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眾雖誼譁而弗為

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啍啍邪國之殘亾亦猶此也○猶

與由故啍啍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啍啍也止善

賢主以之啍啍也立功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

侯用為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為四世之君臣也又孟子

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

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注魏世家王字衍以

一見定其終身不能從善此言亦過梁仲子云左氏傳

襄廿五年正義引此書云魏文侯時史起為鄴令引漳水以灌田與今本異

樂成 六日使治亂存亾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澗無水曰谿若白堊

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亾則不

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孫疑兩不可不文倒據李善注

文選東方曼倩非有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

積累其仁心思慮其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

善政以求致治也八國不聽之謀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勤心國家以致太平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流言

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尚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

於經也○梁伯子以諸書皆言管蔡是周公弟唯孟荀及史記以管叔為周公兄此又言蔡叔為周公兄益不可信全謝山以舉黷之會將長蔡於衛故治亂存亡其

不問長蔡於魯安得如此注所言乎始若秋毫喻微細也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也魯國之

法魯人為入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

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

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言無所損於德

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而止善也此之謂也○止善舊本誤

作仁義今據淮南齊俗訓本文改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

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而勸德此之謂也孔子見

之以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

伯子云卑梁是吳邊邑史記十二侯表及楚世家伍子胥傳皆同楚邊邑乃鍾離也此與吳世家所載皆誤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

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

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

公卑梁大夫也楚僭稱王守邑

大夫皆稱公若周之單襄公成肅公劉文公也

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

之反更也

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

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

夷

吳楚以此大隆

隆當作格格鬪也

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

公子光夷昧之子也

大敗楚

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鬻

潘子臣小帷子楚二大夫也雞父之戰胡

沈陳蔡皆佐楚戰故吳獲之夏姓鬻名陳大夫○案雞父之戰獲陳夏鬻在魯昭廿三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

師獲潘子臣小帷子在定六年此誤合為一釋文又反云惟本又作帷羣經音辨云小帷子楚人也音帷

伐郢

又復也郢楚國都也

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

昭廿三年傳云

楚太子建之母在鄭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

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與雞父之戰同

一年

實為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

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

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

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

不能之也

○黃東發云觀此所引然則孝經固古書也

鄭公子歸生率師伐

宋

魯宣二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言受命於楚與晉爭盟也

宋華元率師應

之大棘

應擊也大棘宋邑今陳留襄邑南大棘是也

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

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

與及

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

之事子為制昨日之事今日之事我為制今日之事御

樹華春秋內傳攷正云左傳子為政我遂驅入於鄭師

宋師敗績華元虜為鄭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

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立哉傳曰

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此之謂也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

已然後可也古之良將人遺之單醪輸之於川與士卒

肉不及羊斟而身見虜故曰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

已○注單醪亦作單醪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引黃

石公記曰昔夏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

眾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為致

死者以滋味及之也或以為楚莊王事獨魯季氏與邱

氏鬪雞邱氏介其雞介甲也作小鏡著雞頭也○案淮

此互異季氏為之金距以利鐵作鍛季氏之雞不勝季

平子怒因歸邱氏之宮而益其宅平子名意如悼子紇

蓋已宅○淮南歸作侵邱昭伯怒傷之於昭公邱氏魯

又下句作而築之宅○梁仲子云惠伯華禮記檀弓上注作惠伯鞏正義引

世本作革字形並相近以字為氏當作以邑曰禘於襄

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

之父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六佾者四十八人於襄

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二人左傳淮南並同

故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若四人尚不成樂況二人乎

三

盧云案秦遺戎王女樂亦是二八齊遺魯女樂八十八人御覽引家語作二八知此二人斷然字誤魯自隱公初用六羽當有六八季氏大夫本有四八今又取公之四伯以往故公止有二八觀高氏注亦本不誤乃轉寫之失也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

也乃使邱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

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也無日矣遂起甲

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邱昭伯不勝而死昭

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

辨別義宜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

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

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同惡昭公固

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

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不薨國內

乃至乾侯故以為遠也

察微

七日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惠

王秦孝公之子駟也說苑雜言篇作祁射子古謝射通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

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已也說苑唐姑無果字舊校云親一作視

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

少主也奮疆也少主惠王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

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行去也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

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

益不以善為之慙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慙誠也惠王失

所以為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

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史定秦史此史定所以得飾

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

益衰衰肌膚消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

形與智皆衰邪皆俱也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

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父也制術數也有中謝佐制者為昭釐謂威

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中謝官名也佐王制法制也

梁仲子云楚官有中射士見韓非十過篇此作中謝亦通用盧云史記張儀傳後陳軫舉中謝對楚王云云索

隱云中謝蓋謂侍御之官則知楚之官實有中謝與此正同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

謝細人也細小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

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

且數怒人主以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卻豈不

難哉除猶開通也故曰而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淮南案

兵略訓鵠冠子世兵篇俱作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史記賈誼傳索隱引此正作旱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

也與兩家作悍不同但近所行陸佃注鷩冠子本亦激
作旱小司馬又云說文旱與悍同音則亦可通用也
主則悻悻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也度法也

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
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

若此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云為也。注頗

難通疑宥與囿同謂有所拘礙而識不廣也以下文觀之猶言蔽耳夫請以為薪與弗請

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

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

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

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

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

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句別宥

則能全其天矣天身也。則能舊本作別能今案文議改

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可

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也不是然者而然之也不是

者而是之也不非者而非之也故曰淫說也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

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實也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

由起而已矣喻明悖惑。盧云左氏莊十一年傳云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杜注云悖盛貌釋文

云悖一作勃此當以治之所悖為句不當訓惑疑是盛字之訛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

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

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

也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所為善而從邪辟使人從邪辟自謂善故曰其患也所

謂可從悖逆也可者乃從悖逆之道也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

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不肖者賢之邪辟者善之悖逆者可之也國不

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人立至無所復待也齊潛王是以知說士而

不知所謂士也潛王齊田常之子也言知當敬義士不能知其

所行徒謂之士也。梁仲子云前樂成篇義士作議士故尹文問其故問所以為士之故也

而王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

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邪公玉丹齊臣卓齒楚人亦

為潛王臣其斃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斃也然二人卒斃之潛王無道齒殺之而擢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以

自斃者也。梁仲子云卓齒齊策作淖齒顏師古注人表淖音女教反字或作卓梁伯子云潛夫論作踔齒史

記田單傳徐廣作悼齒注東廟後行論篇注亦同國策作廟梁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

篇在公孫龍前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

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

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

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舊校云一作矣尹文曰王得若人

以為臣乎○舊校云一作用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

若人於廟朝中○舊校云廟一作廣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為臣

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大夫疑辱則

寡人弗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

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

以為士一而王以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

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

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

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

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

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雖不可治意者未至

然乎王言意以為未至如是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

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

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之令也○李本無之字而王曰見

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為臣

不以為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

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如衛如之齊湣

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
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亡率義以霸管子輔而成之不以土地之大也今此潛王繼篡國之胄僭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用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

正名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總校王詒壽分校金肇麒許德裕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鎮洋畢氏校本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勢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主謂君也分謂仁義禮律殺生與奪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姦偽邪僻之塗可以息也息滅也惡氣苛疾無自至自從也君德公則祥瑞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身治則國治故今以眾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日一理之術也今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分地獨也速疾也獲

稼穡則入己分而有之各自欲得疾成無藏匿無舒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

有所匿其邪矣邪私也主無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

謂主不以正臨之令臣自欲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

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

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為

人臣之官事是謂與驥俱走無以必多所不及矣言力

勝之也舊校云人官一作人臣夫人主亦有車居無去車去猶釋也

也好自治人臣之夫人主亦有車居無去車去猶釋也

諂諛詖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容也堅窮廉直堅

也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畢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

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不知乘物而自怙

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若此則百官

恫擾恫動擾亂少長相越萬邪竝起權威分移政在

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亾國之風也風化王良之所以使

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良晉大

郵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良策駟是也

○郵無正見國語即左傳之郵無恤舊本郵作孫意即

陽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

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

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放縱也悖亂也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

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

是惡壅而愈塞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分殺生與奪之分也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

之所慎也故曰不可不審愈益也不審之而壅塞之任也故曰惡壅而愈塞也

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無壅塞故曰在於人主堯舜之臣

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其術桀紂之臣

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厲王周宣王之父幽王周宣王之

言先幽厲偶文耳殺戮不幸曰厲壅過不達曰幽皆惡謚也壅過逸周書獨斷蘇明允竝作壅過今有

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

不得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

眾有司也萬物舊校云一作邦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

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舊校云過一作遇又本悅作悅今案遇悅皆非也譽

以高賢而充以卑下充實贊以潔白而隨以正德以汙穢

潔白之蹤里諺所謂牛頭而賣馬脯此理之謂也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與上

同補義用以勇敢而墮以罷怯將行罷怯以充勇敢之用

類薇蕪碧盧之亂美玉非猗頓不能別也閭主之於名

實亦不能知也是以趙高壅蔽二世以鹿為馬此之類

也薇蕪博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正也

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

凶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顧反求之愈不得

者其此義邪此牛名馬之類也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

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主猶性也○案注似

主本是生字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不自專獨為教詔知而不為雖知之不

與為名其功也和而不矜和則成矣不自矜伐成而不處處居也老子曰功成而弗居此

也之謂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無有

為使止者不行謂土也行者不止謂水也因形而任之不令土行不令水止也不制於物者不為物所制

物不能屈何官為人之使令者乎清靜以公正神通乎六

合德耀乎海外六合四方上下也意觀乎無窮譽流乎

無止行流此之謂定性於大湫湫猶大寶命之曰無有無

無形也道無形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

無形言得道也得道澹然無所慮故忘人也而人慕之此乃所以大

得人也夫其非道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人人人得之也

故曰夫其非道也○舊本作夫非其道也注同知德忘

今案下數句皆其字在非字上今亦依例乙轉知德忘

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自知有德忘人知之而人

夫其非德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至知不幾靜乃明幾

人人知之也故曰天其非德也也夫其不明也幾近也至有德雖萬里人猶知之故曰

明之也望遠若近故曰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亦在

其人也明不能使人見之故曰夫其不明也○盧云

此所言幾即今人所謂機警也此與聖人言不逆詐不億不信先覺乃賢意相似注似非也

大明不大明者垂拱無為而化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流行不治小事也假攝

若周公魯隱勤理成致之也夫其不假也亦在其人也久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其不假也○舊本正文夫

其不能下缺也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

字今依注補者務濟國事事濟歸之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

其不全也亦在其人也周公亦有流言之謗魯隱有鍾巫

之難故曰夫其不全也推其本情但管蔡傾邪不達聖

人之旨也其大乎子翬有欲太宰之志於是生之也○

注其大半三字衍仍當有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

一公字又生之疑是生心也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妙微若此則能順其天意

萬物而不宰宰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始雖不自從始首

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人於此五者雖不能備

審分覽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

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扁外欲不入謂之閉二語見文子上仁篇准

術訓既扁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

多省作准五經文字云字林作准今始仍舊本天之

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寧安身以盛心心以

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見鴻範曰惟天陰騭下

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

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因人之知以知

之。故曰者本老子德經之言下二語亦是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不知人而恃已

明不能察偏遠故彌少也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闕短事耳日深

思慮之務敗矣傷敗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外棄所以為也不

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之也不出戶庭而知天下與出無異

故曰所以出之不為而有所成與為無異故曰所以為之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

陰召致也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反還夏熱之下化而為寒寒暑

更也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而物自成至精無象而萬

物以化說與昊天同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故盡能也

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

言之當也君狂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其言為當也是以知其言之狂有以知君之

惑也以其言之得也狂言而自得所以知其惑也君也者以無當為

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待臣匡正

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物不可悉識備

識其物則為不備也。注則為朱本作則反有有事則有不恢矣恢亦不備不

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為車者數官

然後成輪輿轆軸各自有材故曰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為車哉特眾智

眾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方道也夫一能

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一者道也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

宋元王閉鄙人小人也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

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在解之韓非外儲說左上云兒

說宋人善辯者也淮南人閒訓注云宋大夫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

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

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

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

解之也言此不可以解也乃能解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

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

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徽射其獸走與矢會故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

思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智差自亾也差過也用智過差極

能自殃奮彊也夏桀彊其能以肆無道自取破滅之殃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

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

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同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孤寡人君之謙

稱也能自卑謙名譽者不可防障此則姦邪之情得得猶知也而險陂讒慝

詔諛巧佞之人無由入無從自入而見用也凡姦邪險陂之人必

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因猶順也人主好以己為己所好情所欲

則為也 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阿從 阿主之為有過

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是

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

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奚仲黃帝

之後任姓也傳曰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 后稷作

稼后君稷官也烈山氏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菜以為稷

奔而以皋陶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 昆吾作

陶昆吾顓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已姓也為夏伯

夏鯀作城鯀禹父也 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當合也 然而

非主道者舊校云一作至 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

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不可君守不可其日非不可也

三日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

長矣長大人主以好暴示能以能暴示眾 舊校云暴一

乃表暴之意若作能為威嚴解正文與注竝窒礙 以好唱自奮奮人臣以不爭

持位孝經云臣不可以不爭於 以聽從取容阿意曲從

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有司大臣也大臣匡君進思盡

是為代有司為有司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也 其業不

爭取容君不君臣不君臣不定臣故不定也耳雖聞不可以聽不可

音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以心雖知不可以舉舉不可

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說凡耳之聞也藉於

靜藉假也靜無聲乃目之見也藉於昭昭明也非明目

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三官耳目心不亡國之主其耳非

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

君臣亂擾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

雖知就利避害不知仁義與就利避害之木也去其馳

馳騁田獵也田獵禽

信脩仁義無欲為可無骨者不可令知冰亡國之主不

死不知冬寒之有冰雪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

無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其理

為可道理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諡也

之後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康子與趙襄子共滅智伯

子也○梁伯子云史記韓世家貞子生簡子簡子生莊

然韓簡子見左傳及史晉趙世家惟莊子無攷今史記

景侯昭釐侯令官更之以豕小使官官以是豕來也昭

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

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識申不害聞之不

害鄭之京人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聰舊本作聽訛今

昭釐侯之相案下文改聰與聾韻協何以知其旨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

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

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任用

也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

識甚闕闕短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

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曠固必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

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

梧東極之國○南撫多顛南極之國○西服壽靡西極

之國靡亦作麻○大荒西經作北懷儋耳北極之國○

南服壽麻南字訛注引亦作麻○大荒西經作耳若之何哉○意林作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

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

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

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

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

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

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賢愈

得知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

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

君習近習所親臣也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

曷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況於得道術

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羹可斟無

粒可食故曰不斟不嘗。斟乃糲之訛說文糲以米和羹也前慎人篇作不糲晝寢顏回索米

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閒

食熟選閒須臾謂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

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孫云御覽八百三十八後作欲李善注文選陸士

衡君子行作食潔故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矣入甑中棄食不

祥回攫而飲之煤矣煙塵也入猶墮也。煤矣舊本訛作煤室孫云選注作食煤梁仲子云盧

王川詩當天一搭如煤矣政用此室與矣形近致訛今定作煤矣舊本注煙塵下多之煤二字乃衍文又墮作

墜今皆依選注刪正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

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不可信心憶妄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

固不易矣識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任數

呂氏春秋卷十

任數

世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長上故李子曰非狗

不得免兔化而狗則不為免人君而好為人官有似於

此作君而好治人官職其臣蔽之人時禁之人時有君

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甚精蔽箠

日用而不藏於篋蔽箠賤物也日用掃除故不藏於篋

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識則志衰也舉動

能獨當是自見蒙闇也代臣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

繞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舊校云虜一作慮案虜與慮

是此誤亦疑虜皆不可解世本云隸首作數或容成作麻義和作占日尙儀作占月尙

儀即常儀古讀儀為何後世遂有媯娥之鄙言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

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

赤冀作曰乘雅作駕舊校云雅一作持案荀子解蔽

春秋作一駕一字或文疑舊校持字乃杜字之誤杜寒哀作御寒哀即

哀古寒韓通哀舊本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

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

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

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在上官使人人任其聖王之

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用其人得其所不知也所以知

之也老子曰不知乃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

神也無狀而能化化育萬物謂也謂疑衍否或上當有之字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

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天

能燭之○日舊訛月注同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

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

可障大通也神與通合生道乃無精通乎鬼神深微兮

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

南面當陽而治謂之天子也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

而莫為不成莫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

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管子復於桓公復

曰墾田大邑○新序大作初韓詩碎土藝粟盡地力之

利臣不若甯邀請置以為大田甯邀甯戚○古戚登降

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大行官名

行人掌大賓客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

亾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楚有箴

亦諫臣○外傳新序皆無大字御覽二百七十三平原

廣城○城疑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結交也車兩鼓之

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新序作成甫

君氏春秋卷十七 勿躬 三

請置以為大司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曰佐王平邦國也

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賓須無王

厚齋云案說苑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為正梁仲子云小匡篇作子旗為大理子旗蓋弦章之字孫云韓非

外儲說左下作弦請置以為大理大理治獄官君若欲治國

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受管子之命十年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

已之不能黃氏曰抄引作不任已之能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主

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

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

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

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

此則形性彌贏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愉解

綏緩○舊校云慎一作順人事其事以充其名上事治也名實相保之謂

知道

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

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

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

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虛飾而事實見矣此謂

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

不學正道為淫學邪說謂之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反本行其情不雕

其素素樸也本性純樸不雕飾之以為華藻也○行其情舊作其行情孫云李善注文選齊竟陵王行狀

引作行其情今依乙正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

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

職不聽其議有亂眾干度之議者不聽之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

驗功○案功字必誤疑當為効又疑是効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

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愛惡無所用虛無為本虛無

愛惡也無所愛惡則公正治之本也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有用之言謂忠正有益於

者國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召致相與植法則也植立上服

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

之人退矣撓曲貪得偽詐之曹遠矣曹眾故治天下之要存

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

之要存乎知性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為無益之事唯道是從利民而已故子

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體道人正性是喜

羣眾不周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能言公正盡能既成四夷乃

平和唯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

舜之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著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

而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

疑衍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巧智者

詔矣詔教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聽益請者愈多且無不請

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以未無不知應無

不請其道固窮固必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

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反更是之謂重

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而不為因循舊法責

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

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復自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

實道尚不知不知乃知也以不知為貴因循長養不戾

下亦見淮南主術訓一二文異不復別出此為實舊校

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燭照舜曰若何而服四荒

之外荒裔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皆

夷之遠遠也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韓非外儲

作王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己請見之

非作中章胥己是二人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以用

云一日而見二中大夫

呂氏春秋卷十七 知度

六

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

○易舊作見訛今案文義改正非晉國之故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

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謂耳任登之名目任登之實登之所舉豈

復假耳目哉○舊本吾又耳而目之下亦有矣字今從韓非去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

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畢力

畢盡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

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

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

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弟不肖不能為霸王之船驥故釋之非苟遠也任

庖人鈞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

不得不然也庖人即伊尹鈞者即呂尚仇人即管夷吾僕虜即百里奚之輩非阿之取其可以為

社稷功名之道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譬功

丈而知人數矣譬相也相功力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也○說苑尊賢篇作比功校而知人數

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殷之盡周之興○此注誤

小戶湯之師也謂伊尹見尊師篇管夷吾百里奚聽○舊校云一作而

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當作豈特船驥哉說苑作豈特船乘哉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亾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說見當染篇

紂用惡來宋用唐鞅○從說苑作唐鞅亦見當染篇舊本作駛唐誤齊用蘇秦

而天下知其凶○舊本無知字又其字訛非其人而欲

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若說苑作苦射魚指

天而欲發之當也○當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若說苑作亦

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欲人信之故疑失之乎勢

求之乎國危失居上之勢以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

蟻螻蟻食也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

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察知此禍

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達不用象譯狄鞮

方三千里周禮象胥掌蠻夷閩越戎狄之國使傳通其

言也東方曰羈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

曰譯國語所謂曰羈南三千里內被服五常華夏之盛

明胡不用象譯狄鞮也○注象胥下舊本衍古字今刪

閩越周禮作閩貊王制東方曰寄此作羈未詳何古之

出國語所謂曰羈南七字疑衍文胡字亦疑衍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

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國所以極治任

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在德不在人

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馬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

鼎德之休明雖小重其姦回昏亂雖大輕是也故曰其

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注舊本作在德之眾封建非

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眾多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

○孫云李善注文選陸士衡五等論引作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無敵者安故

觀於上世其封建眾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

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植嘉穀化王者之

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海上有十里

之諸侯海上四海之上言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眾使

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家室也王者以天下為國故

日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滕費小故勞也以宋鄭則

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游而

已矣齊楚最大舉綱紀加之於所用彌大所欲彌易大用

使小欲盡濟湯其無鄣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

故曰彌易鄣岐湯武之本國假令無之賢雖十湯武之賢而猶藉

倍不能以成功業○鄣說見慎大篇

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

滅滅也以重使輕從從以輕使重凶凶逆自此觀之夫

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孟銘篆著乎壺鑑

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

世王猶尚少以尊勢賢士之佐遇天下之民窮矣苦矣

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苦紂之民紂之亂與武王

而戰武王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

輻沙用鳩山用標○案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駮泥用輻山用標釋音云駮乃鳥切推版

具又淮南齊俗訓警若舟車駮駮窮廬葉林宗本作駮俗本作鳩至脩務訓葉本亦作鳩矣因其勢

也者令行○案因其勢也下似當云因其位尊者其教

受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

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

此雖堯舜不能不能以行其化○嘗識諸侯不欲臣於

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奚何權輕重審大

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

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

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

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

適子不使庶孽疑焉尊卑皆有別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

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

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慎子

名到作法書四十二篇在申不害韓非前申韓稱非一

免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未定者人由未定堯且屈力

而況眾人乎屈竭也積免滿市行者不顧顧非不欲免也

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

分而已矣

分土畫界各守其封故定分也。注：定分似當作分定。

莊王圍宋九月

莊王楚穆王子其王父也。圍宋在魯宣十五年。春秋圍宋在宣十四年之秋。踰年而始與平。故高注每云十年。五。康王圍宋五月。康王楚其王審之子。莊王之孫也。宋君病不以告。故不書於經。聲王

圍宋十月

聲王楚惠王熊章之孫。簡王之子在春秋後。

楚三圍宋矣而不能

以非不可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

宋無德楚亦無德。故曰以宋攻楚也。

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

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

簡公悼公陽生之子。王也。陳成常陳乞之子。恆也。宰予字子我。注：王舊本作王子。訛今改正。闕止字。子我諸子遂誤以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為宰予。

去一人也。

相憎不可並也。故願去一人。

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

舊校云而一作汝識一作議。

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

公於廟。

說苑正諫篇作賊簡公於朝。

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

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

悔同。

恨。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

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周鼎著象。詳見先識覽。

慎勢

七日聽羣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

聽從也。聽從眾人之議。人心不

同如其面焉。故國不能安。蓋也。詩曰。如彼

何以知其然。

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關尹關正也名喜作

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老耽困學紀聞十引

仍作子列子貴虛體道人也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作

老駢子列子貴虛壺子弟子陳駢貴齊道書二十五篇

貴齊齊死生等古今也。注舊本陽生貴已輕天下而

作一十五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陽生貴已貴已孟子

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李善注文孫臏

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作楊朱陽楊古多通用孫臏

貴勢孫臏楚人為齊臣作謀八十九篇權之勢也。梁

伯子云史漢皆以孫臏為齊人此獨以為楚人當

別有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此十

據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舊本無此十一字孫云李善

士賦序皆有今據補盧云此下疑所脫尚多引此十人

必不如是而止應有斷制語後文死篇故反以相非一

段頗似此處文又此下段亦必有金鼓所以一耳金鐘

別有發端語而今無從考補矣有金鼓所以一耳也擊

金則退擊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

得拙所以一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

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

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舊校云穴一作

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

足以成也

不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區以別也目不

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清濁

濁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一者平軍必有將所以一之

也將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

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搏與專同說一則治兩

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

閭者不一也驪馬駢馬也在中曰服在邊曰駢策轡策

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何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聞為

國身治國亂未之有也故曰為身詹子豈以國可無

為哉以為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

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

下為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

日月窮亦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

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為近之近猶田駢以道術

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

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

而可以得材材從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

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

性任物而莫不宜當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彭祖殷賢

壽益七百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此五帝以昭神農以

之謂也三代夏殷周以治性而昌盛鴻五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

鴻有虞神農炎帝三皇之一也皆以治世體道昭明鴻

也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吳起衛人為楚將又相魏為西河太

守商文蓋魏臣也○梁仲子云商文史記吳起傳作田文與孟嘗君同姓名商文曰何謂也

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

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若如曰今日置質

為臣其主安重置猶委也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

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吳起○此可不注又不應在文見下得無後人所為乎

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枉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

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

者子言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商

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

定○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此下有當此之壯四字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

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臾也與猶歸商文曰是吾所以加

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

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

王錯譖之於武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大難車裂之難○盧云起

故曰困於王錯後在楚事悼王王死貴人相與射起起伏王尸而死見

史記本傳此書後貴卒篇亦同至戰國秦策韓非難言

呂氏春秋卷十七 執一

言

